

摇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我和我的兵：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 转兰粟粟

著 鄞—北京：金城出版社，(园园) 园园园

摇(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摇 I 摇我...摇 II 摇兰...摇 III 摇自传体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摇 IV 摇

园园园园园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园园园) 第 园园园园园号

我和我的兵：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

作摇摇者摇兰粟粟

责任编辑摇王摇黎

特约编辑摇陆建伟

开摇摇本摇(园园) 园园园毫米摇园园园

印摇摇张摇园园园

字摇摇数摇园园园千字

版摇摇次摇园园园年 园园月 第 园园版摇园园园年 园园月 第 园园次印刷

印摇摇刷摇

书摇摇号摇(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定摇摇价摇园园园园元

出版发行摇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园园区 园园园号楼

邮编 园园园园园

发 行 部摇(园园) 园园园园园

编 辑 部摇(园园) 园园园园园

总 编 室摇(园园) 园园园园园

网摇摇址摇(园园) 园园园园园

电子邮箱摇(园园) 园园园园园

法律顾问摇陈鹰律师事务所摇(园园) 园园园园园

序

大约 1949 年前 , 兰粟粟还没有叫“ 兰粟粟 ” 的时候 , 作为《 中国妇女 》 杂志的专栏作者 , 曾向我约过有关“ 回忆母亲 ” 的稿子。那时候 , 她非常年轻 , 还是出版界的小字辈。如今 , 当她把这本自传体小说的原稿放在我面前时 , 除了对她从历史散文写作转向小说创作的改变感到吃惊外 , 忽然生出慨叹——时间 , 真的如指间的沙么 ?

看完整部书稿 , 有一种感觉 ,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描述的 : 她写这部书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美好 , 而我也从她的故事中看到了美好。显然 , 作者在一点点发掘故事的过程中 , 不断地发现 , 那些曾是她的亲人、朋友 , 那些曾发生在身边的琐事 , 有泪有笑的人生 , 原来就是生活本身 , 都让人生出了美好的感觉。于是 , “ 我 ” 开始讲“ 我 ” 听到的、看到的 , 一个个真实、生动、感人的故事。

讲故事 , 这是这部书的叙述特色。此外 , 作者的语言朴实生动 , 没有华丽炫目的描写 , 也没有复杂纠葛的情节冲突 , 但两代普通军人的平凡故事 , 琐碎的生活都给人温暖的希望 , 字里行间真情流露 , 行文之中有许多令人捧腹的精彩段落 , 又往往让人在笑过之后 , 从心底涌出深深的感动。

书里的故事 , 塑造的人物 , 在浮躁的当下 , 不失为一种力量 ,

序
摇



摇
1

真情的力量。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社会变革的进行,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同时,灾难的频发和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动,使人生面临的问题与前人相比不减反增。也因此,人的心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抚慰。这一点,作者同样做到了,她用文字传递温暖,让人看到希望,这也让我欣赏。

周立新

2010年 12月 16日

我和我的兵摇

——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

摇



摇

温暖的希望（代前言）

伤痕累累身心疲惫回了家，
几乎再没有勇气力气去拼杀，
于是给自己放了五个月的大假，
不知道下一步茫茫然该往何方？

读了吧里无数好文章，
唯你的故事温暖非常，
一颗冻僵的心又活过来了，
又可以去飞了！

好好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好好照顾你的哥哥弟弟，
当然还有你自己，
祝你全家平安！健康！

大恩不言谢，
唯深深一鞠躬。

作者：缘圆建院恩郎 圆田恩京原圆田恩袁：圆圆

温暖的希望
（代前言）
摇



摇

我本来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可每次看到这位 隣地址是南京的网友在网上给我的留言，都会不能自己。事实上，那段日子工作上的烦恼颇多，对自己写的“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的那些事”，忽然没心情下笔继续，甚至想放弃了。直到看到了她（他）的留言。

两个月，从最初随意贴在“士兵突击吧”里的小故事到现在的自传体小说，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许多心灵相通的朋友。朋友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国内的朋友南到广西深圳，北到辽宁黑龙江；国外的朋友来自西半球、南半球……从去年的 两个月起，这几十位至今不曾谋面的朋友，天天顶贴、交流，她们说从我的文章里看到了美好，我，也因为她们而看到了美好。

两个月，在断断续续搜集身边素材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以为从小就熟悉的军人群体，竟有那么多真实的故事、复杂的情感和心理都是我完全不曾了解的，尽管都是些平凡琐事，但他们在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中所有的欢笑和泪水、默默的坚守，甚至超越了生命的底线——让我再一次不能自己……

书里的老兵 圆 老兵 苑 老兵 猿的原型是我的亲人，而老兵刘、吝伟、方孟晓、赵晓为、王参谋们，都是他们的战友，是在和平年代里，坚守着平凡与寂寞，吞咽着痛苦和辛酸，却守护了美好和幸福的普通一兵。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张张真实的笑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对他们饱含敬意。

我知道，这区区十几万字远远不能讲透他们的故事，如果能给读者朋友带来一点特殊的感受和对普通军人的理解，我就会欣慰，他们给了我温暖的希望。

在此感谢金城出版社，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王黎和特约编辑陆建伟。我不知道给我留言的那个朋友会不会遇到我的书，希望她（他）一切都好，永远的。

兰粟粟

圆年 两个月于北京



目摇录

序.....	周大新 轶
温暖的希望（代前言）	兰粟粟 轶
楔摇子	员
缘“女兵胶鞋”事件	缘
缘际缘天	员
缘老兵缘的家	员
缘桃花开在缘四米之外	缘
缘新训基地	缘
缘一颗流星	猿
缘聪明的和委屈的	源
缘看见了鬼火	源
缘恋爱的化学反应	缘
缘时光机器	远
缘寂寞啊三班	远
缘缘猿缘猿缘猿只羊	远
缘兵的差距	苑
缘摔人	愿
缘代价	愿
缘老兵缘的眼泪	愿
缘战友，保重	员缘
缘一碗面汤的相思	员员



员郾一个叫树的人	员郾
员郾一场“粪战”	员郾
员郾一怒为“猪颜”	员郾
员郾有点儿心酸	员郾
员郾倒数第一老三连	员郾
员郾体能不过关，炒菜没资格	员郾
员郾妈的，整块地让老子返工 苑次	员郾
员郾郁闷	员郾
员郾数数哪根汗毛比别人细	员郾
员郾逢战必胜，逢旗必扛	员郾
员郾抓了鱼，没了眼色	员郾
猿郾打不上篮球真着急	猿郾
猿郾受伤	猿郾
猿郾不哭比哭出来还让人难受	猿郾
猿郾“铁脚板”三连夺第一	猿郾
猿郾我不是残废	猿郾
猿郾妈的，员点！	猿郾
猿郾我被晃了	猿郾
尾声	猿郾



楔摇子

快到夜里零点的时候，挂在铁架子上的输液瓶子里，还剩下最后几滴药。

我连忙按了一下病床床上的呼叫器。红色的警示灯一闪一闪的。不一会儿，漂亮的小护士匆匆地走进病房，手脚麻利地从输液架子上取下空瓶，换上第三瓶黄稠的液体，随手弹了弹透明的输液管儿，又脚不沾地的小跑着出去。

没办法，今年北京的冬天气候反常，像这座老式的北京医院急诊观察室，重感冒患者走了一拨儿，又来一拨儿。其实还有三天，就到 ~~国~~ 年的阴历除夕了。而老兵 猿，也是在持续发烧一周之后，被我们强行从他的单位拉走，送到这里的。

小护士的背影还没出病房门，老兵 猿就咧了咧嘴忍不住“吸溜”了一声。

此刻，一直倚着窗台观察着输液速度的老兵 苑，听到老兵 猿的“吸溜”，忙探过身子，熟练地一点点捻着输液管上的速度调节钮，细细地看着逐渐缓下来的点滴的速度。

“疼不疼？”他轻轻地问。

老兵 猿半仰在病床上，勉强地咧开嘴，无奈地摇头笑了笑：“这回不疼了。哥、姐，你们都回去睡觉吧，我没事了。”

老兵 苑没吭声，扭头看着我。

楔
摇
子
摇



猿

我连忙使劲地点点头，揉揉眼睛——可，但是，忘了早上涂的睫毛膏，这一揉不要紧，就揉成了熊猫眼，结果——惹得老兵员和老兵猿，看着我的花脸“嘿嘿”的笑出了声儿。俩人怕影响周围的病人，尽量地憋着气儿，把音量压低到最小。可还是憋不住，于是，俩人哆哆嗦嗦地夹着嗓子笑着，直到老兵猿笑得咳嗽起来。

“有没有同情心啊你们？怎么发个烧就这么兴奋啊你俩？”

我一边翻出面巾纸擦着下眼脸，一边小声地抗议着。本来挺严肃一件事，被我们这三种血型，搅和成这种效果。

“都、都源个小时了，回、回去吧……”老兵猿皱着鼻子，忍住笑。

“你别管，睡一会儿。”老兵员也咧着嘴。

“我睡不着，估计是烧高了，正处于兴奋状态中……”

我抢过老兵猿的话茬：“还兴奋呢，都不怕把妈吓出心脏病来。大小伙子烧成这样，够百年不遇的。”老兵猿忽然沉默了，过了一会说：“哪儿呀，这是第二次吧，”说着，掀开了捂在身上的被子，老兵员不声不响地又给他盖上；老兵猿偷偷掀开被子，又被老兵员按住被角。无奈，老兵猿只好把一只脚露出被子放风。

“嗯……应该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老工兵团，你忘了？”老兵猿似乎忘记了与老兵员的对抗，眼睛从窗口飘向黑漆漆的窗外……

那会儿，老兵猿还不是老兵猿而是老兵员，在离京城不远，但却很偏僻的某集团军工兵团——他嘴里常常唠叨的那个“破团”，得了中毒性痢疾，躺在简陋的团部卫生队的时候，连队给我们家打了“病危”的电话……

说起来很奇怪，如果亲人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会突然蹦出个第六感。不是唯心，反正，我是这样。

就在我妈接到这个电话的同时，我骑车竟然骑到了逆行的



那条路上，差一点被迎面开过的车撞倒；老兵 袁范，正进行射击的训练科目，射击成绩很好的他也脱了靶……

“欸，最近我想起好多，是不是男人到了 猿岁都要对自己人生的过往审视审视，前些日子看了好几部说部队的电视剧，忽然想起我那个破团了……”老兵 猿收回目光。

“我看是 猿岁焦虑综合症。”老兵 袁直起腰断言，眼神跨过老兵 猿的头顶儿继续得瑟“好像最近还有个什么许三多，你看没看？就一热鸡蛋暴露目标的兵。要是在我那儿我踢死他！这‘熊玩意儿’，一个连的天都让他给折腾塌了。”他声调越来越高。

看到我们纷纷对他怒目斜视，他顺手挠了挠头顶儿，马上自言自语，没办法，电视剧嘛文艺作品。忽然话锋一转，他眼睛里闪动着自恋的光芒：“那什么，我就是一优秀基层主官的原型，什么连长营长，全部都是学我嘛。”“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呵。”我撇着嘴，老兵 猿忍着笑。

没办法，我哥，身高 猿猿米，天生就这么得瑟一主儿，军龄 猿年，所以他叫老兵 袁在部队，他的口头语就是“熊玩意儿”；最大的嗜好是凡事都要争第一，这点跟我爸老兵 袁一样，别说是各项考核，就是全军篮球赛，他也不放过。我们轻易不敢看他打篮球，弄得跟打仗似的，我妈说能犯心脏病。

“我其实挺羡慕那个熊兵的，他那身体素质天生就是当好兵的料……”老兵 猿不笑了，低下头。

我们都不说话了。

很长时间。

人生的某些事情往往一定要有个楔子，才能把它引出来。否则，就会永远地沉在记忆的海底，像一座座水下的岛屿，只能等潮起潮落的时候，时隐时现……



有多少年了？我们没有坐在一起，一同想起西山脚下院子里盛开着的合欢，想起所有与军营有关的青涩日子……

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够愤怒。

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太理想主义了。

我们想到的，都是些温暖得流泪的画面。

每当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青春过往，总有几个镜头，深深的，刻在脑海，不断地涌现，也总有那么几个镜头，会永远地被不自觉地跳过。

那些跳过的，是伤痛的黑色。

此时，现在，那些曾经被屡次跳过的模糊镜头，第一次，一帧一帧地慢放着，变得清晰起来，所有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也似乎变成了一种温暖。

所以，我决定要讲几个，我听得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我家，这三个军人和我的故事，是关于青春、疼痛、爱和选择的故事……

就像后来，对于当兵前的那个晚上，老兵猿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和我的兵摇

——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摇



摇原

／

“女兵胶鞋”事件

海。

绝对是海。

站在沙滩上，向远处望，海水碧蓝碧蓝的，越接近岸边，颜色就变得越近似暗绿色。岸上的沙子细细的，热辣辣的，把脚埋进去很温暖，然后，就那么等着，等着海浪“哗哗”地跳动着由远及近，一波一波地卷到沙滩上，打湿一大片，并完全浸没、吞噬了盖在脚面上的沙子。这时，刚刚还温暖的脚由热变凉、变湿，清凉的感觉一直到脚踝，脚面上那些变湿的沙子，也会被海水带走……脚，像被捞出来的小鱼，忽的一下子又被扔回到水里——啊，真舒服啊……

想到这，老兵獯的嘴角竟挂上了浅浅的得意。

这一年，他 18 岁。

明天，他就要离开北京，成为一支著名的钢铁部队的士兵。

不知是由于对未知军事生涯的紧张呢，还是兴奋，总之，临行前的这一晚，老兵獯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的，就是他小时候，某个暑假，在北戴河教导团时的那个场景。

尽管，今天的晚间全家会议议题不小，且，每一条都与他



有关。

“还笑？嗯？多大号的？”我爸，老兵圆猴很严肃地问道（老兵圆猴，老兵扁范，老兵猿，分别代表他们的军龄）。

“猿号的。他们……他们说男兵没这号的胶鞋。”老兵猿被生生地从北戴河拽回了“胶鞋问题”现场，同样是自己的一双脚，怎么带给人的感觉怎么就这么不同呢？

老兵猿不得不闭住了嘴。

几年以后，当老兵猿告诉我他这个微笑的含义时，我诧异得张开了嘴。

我惊异于老兵猿的许多事情和想法，并非真的就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而且如果他永远不说出真相的话，我们谁也无法猜到。

这天晚上，老兵圆猴，我爸，一边拧着眉，一边很严肃地扭头，从老花镜的左上方，瞄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我妈。

我妈，手里拿一条毛巾，刚刚擦完脸颊上那两行紧张骄傲幸福又焦虑不堪的眼泪——最小的儿子就要离开他当兵去了。

“那怎么办？你说你这孩子也不着急！”我妈仍然紧攥着那条毛巾，下意识地用手指绞着，眼睛盯紧老兵猿

老兵猿耷拉着脑袋，蔫蔫的，依旧不出声。

这就是老兵猿，我弟，通常情况下，一个别人遇到大事会急得跳脚蹦达，可他连眉毛梢儿都不带挑一下的孩子。没办法，从小就这样。

小时候，有一次老兵圆猴带我俩去西四新华书店买小人书，我，“噼里啪啦”一二三……半小时解决战斗，老兵圆猴掏钱；他，能从书店东边卖地图那地盘儿，一直晃晃悠悠磨叽到西边儿卖毛笔字红模子的角落，然后，再倒着转回去，最后，才从



中间“儿童读物”的书台上，抽出，一本。一本！

“咳，脚长这么小……”我埋怨着。

老兵猥瞥了我一眼。

“啪”，老兵猥忽然用手敲了一下沙发边桌，一边顺手扒拉开一直眯着眼睛占据边桌的米德罗维奇（我家宝贝大花猫）的猫尾巴。自从家庭会议开始，这厮就一直跟边桌上的电话线过不去。

“快给你哥打个电话。”老兵猥的手点了我一下。

“对对，给你哥打电话。”我妈边说边快速地挥舞着手里的那条湿毛巾。

我抄起话筒。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真是的，意料之中地带着他的不耐烦，隔着一百多公里都能看见他翻着大眼睛、仰着脑袋的样儿，大了去了。

我哥，老兵猥

“给找双猥号胶鞋，明儿一早就开拔了，没鞋。”

“早不说！等着。”

“啪”的一声，那边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把双手一摊，故意挑起眉毛、瞪大眼睛，使劲眨巴着，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并且紧张。

果然，老兵猥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表。

指针刚好走到八点五十分。

于是，像每一个即将把儿子送进部队的母亲一样，我妈开始没完没了地叮嘱开了老兵猥到部队以后的晕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付这些情况的所有措施。

缘分钟以后，老兵猥的电话，传来了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胶鞋找到了；坏消息是，从女兵连借的，胶鞋是女兵的胶鞋。



这个消息让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不过，老兵猿的脸红了……

说到我们家这三个兵的江湖地位是这样的：老兵范在老兵圆面前，总是毕恭毕敬；老兵猿则在老兵圆和老兵范面前毕恭毕敬的。

老兵圆由于长期在军区机关大院的缘故，尽管江湖地位最高但却十分低调。显然，军区机关大院里的上校大校一把抓，将军还常常拖把笤帚在大院里扫雪呢。官儿比兵多，绝对是司令部的特点，哪栋楼、哪个楼道、哪个房间，进门随便一抓一大把。所以，老兵圆低调。

老兵猿呢，除了军龄和职务都比老兵圆低，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女兵胶鞋事件”。他觉得这是他留在老兵圆手中的小辫子之一。比如他调到凤凰山下的后勤某部时，老兵圆也恰恰正在那里驻防。某次，两个兄弟在小路上相遇，老兵猿咧开了嘴乐起来，而老兵圆，当着他其他的兵的面，严肃地跟老兵猿说“注意你的军容。”然后把老兵猿的帽子、领口整了个一溜儿够。后来，老兵猿复员回家，想起这事还跟我妈告状呢，理由是，一点都不亲。

而且，通常老兵猿是不会在老兵圆面前有反对意见的。

比如，每当老兵圆在家里得瑟地且目中无人地走来走去，慨叹自己是为战争准备的将军！为什么不打仗呢！……老兵圆就不得不打断并循循诱导他：“和平，我们要的是和平！”

我妈和我会“喊！”的一声说“吹牛不上税”；而老兵猿就不好有太明显的表示。

老兵圆在他们军是一个以低衔代高一级职务的典型，举个例子，就是开大会一屋子一毛三连长中混了他这个一毛二代理连长（他自己吹牛得瑟是因为年头不到却能力超群）。

老兵圆自我得瑟的感觉比我得瑟的要好，一般他得瑟的



时候，目光都会从身旁所有人的肩头跳过去。

记得早年间他立二等功后被某干事采访，问他为什么要争第一，他说部队就是这种争的环境，不争第一干吗来？打球还得争个冠军呢，争了第一升职快光荣呗，我光荣，我的排光荣，我的连队光荣，云云。结果，报道出来果然把“升职快”的字样给删了。

话扯远了。

老兵猿在家是最小的孩子，一直瘦得像个竹竿，身体不太好，爱生病，更早的时候，老兵圆猴曾经想把他送到部队，他死活都不去。可这一年，我们都断了让他当兵的念头了，这孩子忽然起了劲，天天磨着老兵圆猴，把我妈都给腻歪坏了。终于，老兵圆猴发了话，当兵就不要怕苦和后悔！——于是，老兵猿就在我妈无限的得瑟声中当兵了。

解决完“女兵胶鞋”事件的第二天一大早，除了老兵苑正在接兵不能送行，我们都去了。老兵猿胸前的大红花那叫一个扎眼，白白净净的小脸上，一对大猫眼兜着泪。小芝麻牙紧咬着嘴唇，知道他想哭，但还是克制着自己没让“金豆”掉下来。

我那得瑟的妈，此刻分明是怕动摇军心，强忍着眼泪，手里捏着她那条小花手绢；老兵圆猴什么都没说，不时用手揉两下鼻子和嘴巴；我就是不愿意让老兵猿见我哭，使劲地憋着。本来还有许多话要叮咛，可真到了马上就要离别的那一刻，只能默默地怔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所以，在老兵猿集合上火车的这一刹那，我们，都不说话了。

“嘀——”集合的哨响了。

老兵猿和他的新战友们必须上车。

我们开始慌乱。

“快走啊。”我催他。



“去吧去吧……”我妈也忍不住了。

老兵猿只说了一句：“你不是孩子了……”

老兵猿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使劲地点了点头，很男子汉地向我们行了一个并非标准的军礼……

老兵猿扭身跑了，边跑边按着头上的棉军帽。

我们站在原地，望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细细的脖子，窄窄的肩膀，以及他后背上的那个格外醒目的大背包。我那没出息的妈，眼泪终于断了线地掉了下来……忽然，一头扎进队伍里的老兵猿，又慌慌张张地从队伍里跑了出来，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支队伍快跑……

我们大老远地就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接兵军官，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使劲点着向他跑过去的老兵猿！显然，这孩子迷了马糊地站错了队。

于是，我们的眼泪立刻被眼前这一幕生生地给憋回了去。

你说你赶快入列啊，就别再磨叽啦，他在这短短的调整正方向的过程中，还不忘歪过头，向我们摆摆他那细瘦的、秀气的手。

“嘿，怎么着了这是……”我妈急得泪都没了，尽管老兵猿红着眼圈，但极严肃地闭紧了嘴；我，则张大了嘴巴，瞪着老兵猿“临危不乱”的这一幕。

此刻，我们所期望的，都是他会成为另一个老兵猿

那会儿，我根本就不会明白，世界上许多的人和事，即使有着非常相近的客观条件和已知的环境，但，总有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结果，不会像你预期的那样发生……

